



不可思議 的17歲

Looking For
Alibrandi



年輕的喬絲除了忙著念書，還要接受親生父親的突然出現，
更慘的是，在十七歲生日前夕，男友要求分手、
外婆見不得人的祕密被發現……，
年輕的她該如何面對這一切？

梅莉娜·馬奇塔Melina Marchetta◎著 陳詩紘◎譯

◆2000年NSW有聲書獎，譽為近十年佳作，並改拍電影。
◆1993年CBC圖書獎 ◆孩童擁有澳洲文學獎
◆1996年入選德國青少年文學獎 ◆1992年NSW家庭治療協會獎推荐

小說 F32

不可思議的17歲

Looking for Alibrandi

作者／梅莉娜·馬奇塔 (Melina Marchetta)

譯者／陳詩紘

編輯／采藝工作室 張碧珠

發行人／王聖毅

出版者／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150 號 4F 之 4

電話：(02)2332-0430

(02)2339-2500

傳真：(02)2332-9817

郵政劃撥：18324544

E-mail／shinmiao @ ms59.hinet.net

排版／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

印刷／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版次／2004年6月一版一刷

國際中文版權代理／大蘋果有限公司

LOOKING FOR ALIBRANDI by MELINA MARCHETTA

Copyright: (c) 1992 by MELINA MARCHETTA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ENGUIN BOOKS AUSTRALIA LTD.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a division of Cathay Cultural Technology Hyperlinks

2004 NEW SPROUTS PUBLISHER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定價／310元

I S B N／957-451-161-8

(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)



不可思議 的17歲

Looking For
Alibrandi

梅莉娜·馬奇塔
Melina Marchetta◎著
陳詩紘◎譯



面對眼前桌上那份複選題考卷，我第一個反應是驚慌失措。在回頭做第三題之前，我瞟了一眼身旁的學生們。我痛恨複選題，然而我也不想做錯第三題。一題都不想做錯。結果可能會嚴重打擊我的自尊。

所以我選擇用消去法。「D」和「A」一樣完全不可能，所以就只剩下「B」和「C」兩個答案了。我思考了好一會兒，就在我要做出最後決定時，我聽到有人喊我的名字。

「約瑟芬？」

「嗯？」

「我想你的意思是『什麼事』，對不對，親愛的？」

「什麼事，修女。」

「你現在在幹什麼，你在讀書對不對，小女士？」

「呃……是的。」

「呃……是的？太好了，約瑟芬。我可以看到你和今年的英語獎擦身而過了。現在，站起來。」

我的高三生涯就這樣開始了。我對自己發誓，這一年一定要表現傑出。我會讓老師留下最好的印象，還要成為模範生。我早知道這一切都會失敗的，但千萬不要在開學的第一天啊！格瑞葛利修女朝我走來，當她走得十分靠近時，我可以看到她的鬍子，她伸出手。

「讓我看看你在讀什麼。」

我交給了她，然後看著她緊抿著嘴巴，鼻孔噴著勝利的火焰，她知道她逮到我了。

她稍微翻了一下，然後把東西還給我。我可以感覺到我的心急速跳動。

「就從你剛剛看到的地方開始念起。」

我拿起雜誌，清了清我的喉嚨。

「『你是屬於哪一種類型的朋友？』我念著《熱褲》（Hot Pants）雜誌的內文。她尖銳地看著我。」

「『你正在一場宴會裡』，我以一聲嘆氣為開始，「『你的知己好友那位英俊、多金又成功的男朋友對你頻送秋波。你會：A、露出親切的微笑，然後從後門溜進夜色中；B、把你手上的雞尾酒淋在他昂貴的西裝上；C、悄悄解釋你對你朋友的忠誠之心；D、立刻告訴你的好友，知道她會當場質問對方』。」

現在你明白我何以會難以在「B」和「C」在之間作選擇了吧。

「我可以問一下這本雜誌和我們的宗教課程有什麼關係嗎，小姐？」

「宗教？」

「是的，親愛的，」她口氣依舊嘲諷。「就是我們現在正在上的這門課。」

「呃……有很大的關係，修女。」

在我絞盡腦汁編造謊言時，我聽到身旁的竊笑聲。

宗教課，星期一早上的第一堂課，是蒙騙格瑞葛利修女的最佳時刻。（雖然風俗上行之有年，然而她仍保留她的男性聖名。或許她覺得那樣可以上天堂吧。

我想她不明白白女性主義已經嚴厲抨擊了宗教，而在天堂裡的女聖人們或許也已群起反抗了。」

「你要不要解釋一下，約瑟芬？」

我環顧四周，每個人都同情地聳聳肩。

他們覺得我被打敗了。

「我們正在上聖經，對吧？」

「我個人認為你一直不知道我們在上什麼，約瑟芬。我覺得你想要騙我。」

鼻孔又噴火了。

格瑞葛利修女素來以鼻孔噴火聞名。我曾經對某人表示，修女的前世一定是一隻馬。修女無意中聽到了這個話，便咒罵我說，身為一名教徒，我不該相信輪回之說。

「騙你，修女？哦，不。只不過是你所說的話讓我想到了雜誌內容。你剛才正講到現今左右我們基督教徒生活的影響力，對嗎？」

我的好友之一安娜，轉過來面對我，並輕輕地點點頭。

「然後呢？」

「呃，修女，這本雜誌是一個普遍的例子，」我說，拿起雜誌，展示給大家

看。「裡面全是垃圾，全是侮辱我們智商的問卷調查。你以為裡面會有『你是位優秀基督教徒嗎？』或『你愛你的鄰居嗎？』這類標題的篇幅嗎？沒有。裡面寫的全是『你喜歡你的性生活嗎？』，完全沒有顧慮到讀者的平均年齡層只有十四歲。或者『尺寸很重要嗎？』，我敢說，修女，他們指的絕對不是他的身高。」

「我今天帶這本雜誌來，修女，是要告訴大家，它是如何侮辱我們青少年，我們必須自我認識，千萬不可受到這種雜誌的影響。」

我的另一個好友席拉，用手指指進嘴巴裡，一副作嘔的模樣。

修女與我互瞪彼此良久，然後她又伸出她的手。我把雜誌交給她，讓她清楚她並沒有被愚弄。

「你可以去露薏絲修女那裡取回它，」她說，指的就是校長。

鐘響了，我迅速整理好書包，想要逃離她那冰冷的表情。

「你這下糗大了，」席拉邊走邊說。「還有，你欠我一本雜誌。」

我把書包丟進置物櫃裡，不理會大家的嘲諷。

「呃，你的答案是什麼？」莉笑著說。「A、B、C還是D啊？」

「席拉，如果他們因毀了臭氧層而將人關進監牢裡的話，那你的罪可就大了，」我告訴她，然後回頭對著莉說。「我打算去參加鄉村路餐廳的雞尾酒會。」

第二堂課鐘響了，我嘆了口氣，再次向自己發誓，我要當一個聖人。整體而言，我發了太多自己做不到的誓言。

順便一提，我的名字叫約瑟芬·亞歷，再過幾個月就滿十七歲了。「珍妮絲·伊恩（Janis Ian）這位女歌手曾唱到，十七歲是認清現實的年紀。」我是聖瑪莎中學高二的學生，這所學校位於東郊，明年我打算去念法律系。

過去五年的努力都是為了今年。這個高中文憑之年，也是整個未來是直上雲霄抑或直下馬桶之年。就個人而言，我覺得那張文憑是我的問題中最微不足道。相信我，我可以寫一本有關問題的書。然而我母親說，只要我們頭頂上的屋頂還在，我們就沒有什麼好擔心的。她的天真真的讓我害怕。

我們住在格利伯（Glebe），雪梨市中心外的某郊區，距離港口十分鐘車程。格利伯有兩種樣貌：一為美麗的三線道街道加上氣派的老房子；另一為老舊的平頂屋加上庫房與曬衣繩的景觀。我屬於後者。我們的房子是一間平頂屋。我們，我們的母親克莉絲汀娜和我，就住在平頂屋上。事實上，那房子原先是我們租的，直

到我十二歲時，房東才把屋子賣給我們，而且索價很高。我計算過，母親得付房貸直到我三十二歲，然而在這個時期，租屋並非明智之舉。

我們母女的關係很好，只是有點不規律。這一分鐘我們深愛彼此，連續深談好幾個小時，下一分鐘我們尖聲指責對方最荒唐可笑的事情，從我房間的混亂，到她不答應我到某個朋友家過夜之類的事。

她在林奇哈特（Leichhardt）擔任幾位醫生的祕書兼翻譯員，很不幸的是，那正好是位於靠近我外婆家的某個郊區，那意味著，下午我得直接到外婆家中等她。這件事情真的令我很緊張。首先，世界上最英俊的男孩都搭公車往格利伯方向，而最醜的男孩都搭公車往我外婆住家方向。第二，如果下午我直接回家，就可以把音樂開得震天價響，然而若去外婆家，她有的都是些老掉牙的音樂。

母親管教我非常嚴格，外婆總是護著我，而媽媽則痛恨她的干涉，因此兩人一直水火不容。例如，每當學校的露營活動時間來臨，就是她們戰爭上演的時刻。外婆總認為，只要我們家中的某一成員沒有好好照顧我，我就會被強暴或謀殺。她指控我母親是個壞母親，因為她對我照顧不周，還讓我去參加露營活動。媽媽幾乎每次都讓步，而某些日子裡，如果我們三人在一起時，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。

不能常常出門是我的諸多問題之一。然而我最大的問題卻是，在學校裡受制於富裕之人。富裕的父母親，富裕的祖父母親。在我看來，大多數的盎格魯撒克遜澳洲人是世界上最沒有問題的人。

還有富裕的歐洲人。他們是那種可以二十年不放一天假的人，這麼做就只為了讓他們的孩子能上昂貴的學校，得到他們幼時所得不到的良好教育。這些人也許富裕，然而他們大多是雜貨商或建築商，最主要是勞工。然而，他們都很聰明。他們遷離西部內地與城市內地，並變得「很體面」。體面令他們被接受。

我是屬於「獎學金」一族，而當我如此說時，我寧願自己是某個勞工的女兒。

從一開始我便覺得位居劣勢，這也許因為我沒有和他們上同樣的小學，或者因為我連續六年拿英語獎學金。我不知道自己何以如此拚命去贏得那份獎學金。不過我也因而得到報應，因為我上了一所自己不喜歡的學校。我原本想去念內西部的學校，我所有朋友都在那裡，他們有義大利人和希臘人，整個小學根本就是由我們統治。他們與我性情相投，感情十分濃厚。他們明白某些事情不可以做的涵義，他們清楚擁有一個穿了四十年黑衣服的外婆所具有的涵義。我看起來就像他們，黑頭髮，黑眼睛，橄欖膚色，說話口氣也相似。與其他困惑族類在一起的

感覺很好，我們全都身陷於兩個社會之間。

我想我的處境最惡劣。我母親在此地出生，就義大利人的看法，我們不完全是他們的一分子。然而，因為我祖父母出生於義大利，所以我們也不完全是澳洲人。撇開這個問題不談，小學是我人際關係最好、最感自在的地方。午餐時，我們不說義大利語與希臘語，全說英語，還彼此交換薩拉米香腸（salami，一種香味濃重的義大利香腸）與義大利熏火腿。校園的生活很美好，校外的生活卻是另一回事。

有時，義大利籍母親們對我母親未婚生子的反應會令我發狂。我母親不曾有過轟轟烈烈的戀愛史。十六歲時，她與鄰居男孩上了床，還來不及做任何決定，他們家便他遷到亞迪萊德（Adelaide）。他明知她已懷孕，卻從此不再與她聯繫。我們知道他在亞迪萊德活得很好，而且還是個大律師，然而也僅止於此。我知道當時沒有男孩能獲准到我家玩與過夜，但並不明白其中的道理。我知道他們很想，但不明白為何不能。那些父母親想必是害怕我母親會對他們的孩子做或說些什麼吧。

念聖瑪莎中學時，我覺得情勢每況愈下，因為我開始了解父親缺席的涵義。再者，學校裡沒有像我這樣的歐洲人。其他歐洲人都有財富為後盾，如我者，不屬於東方郊區與北方郊區。

就讀聖瑪莎的第一年，我常聽到我的私生子身分被提起，但是多年的時間裡都沒有人談及這個問題。然而，我希望學校中某人有一位波希米亞人母親，而這位母親相信早年自由戀愛的存在。你的母親未婚懷孕，而她的宗教教義又禁止墮胎，這無疑是種難堪的矛盾。

雖然聖瑪莎學校的女孩不提及此事，然而我敢打賭，她們會在我背後討論。我對此深信不疑，這讓我覺得，我永遠不會成為她們的一分子。我痛恨此現象，因為我的聰明不輸她們。

總之，某日，在雜誌事件之後，我迫不及待地想離開聖瑪莎中學。我去見了露惹絲修女，她把雜誌還給我，並要求我寫一篇我與《熱褲》雜誌編輯間兩千字的對話。

我直接搭公車回家，沒有去外婆家，並且決定以準備畢業為由，而不能常去看她。

我很高興回家，因為天氣實在太熱了。氣溫一定有三十幾度。我只想換上短褲，到露台去做日光浴。

我可以看到住在我們樓下的那些英國傢伙們坐在陽台上，赤裸著上半身，喝著啤酒。他們以前是挑運工，本來住在路頭的青年招待所裡，後來為了擁有更多

隱私而搬來這裡。我與他們其中一員相處融洽，他叫蓋瑞，來自英國某個叫布賴頓（Brighton）的地方。他經常邀我進屋喝茶，真是怪事一件。我的意思是，澳洲男人並不習慣圍坐在一起喝茶，然而他似乎怡然自得的一邊啜茶，一邊聊著他的母親，一如他一面喝啤酒，一面唱著足球歌曲。

「我母親想知道你們何時割這塊草地的草，」我問他們，同時取出信箱裡的信件。

我們前院的草地很整潔。交換條件是，我母親照顧花園，他們負責割草。他們經常做得很好，甚至把木籬笆與大門都漆上漂亮的深綠色，與平頂屋外的黃色系相映襯，真的很好看。

「這種大熱天的，你怎麼受得了穿著那一身制服，喬絲？」蓋瑞問，把他的啤酒遞給我。

我喝了一口，然後遞還給他。

「相信我，我快融化了。」

換上T恤與短褲後，我為自己做了份三明治。我沒有聽到媽媽進門。在我注意到她時，她在廚房門口至少已站了五分鐘之久。

她一臉心事重重的模樣。

「你還好嗎？」我問。

她點點頭。

「我來猜猜。你想不透，你長得這麼醜，怎麼會生出我這麼漂亮的女兒來？」我說，並把奶油放回冰箱。

那是個笑話，因為我媽媽禁得起開玩笑。她有漂亮的橄欖色皮膚，我則有幾個疤。（我痛恨使用「青春痘」一詞）。

她身材高挑玲瓏，還有一頭極易整理的髮絲，我則身高普通，有著或許這一輩子都別想穿比基尼的那種身材，還遺傳了父親的捲髮，得時時費心約束。

人們說我長得像媽媽與外婆，可惜沒有遺傳到漂亮的那一部分。

「不，我只是想不透，像我這樣一個整潔的人，怎麼會養出你這個不整潔的孩子。」

「我會整理的，非常謝謝你，」我說著，走進客廳。客廳裡，我的課本散置在餐桌上。

因為平頂屋很窄小，所以餐廳兼客廳用。這意味著，你得坐在電視前面吃東西，在電視前面讀書，在電視前面做所有休閒活動。信不信隨你。

它不像我朋友家的客廳。這裡沒有擺放我父母親的結婚照，唯一一張某人穿

著白色摺邊洋裝的照片是我領聖餐時照的。這裡沒有擺設當初親友所送的瓷器結婚禮物，沒有一定得擺在壁爐台上的醜花瓶，只因那是姨婆送給媽媽的訂婚禮物，沒有男性的剛毅，沒有維護家具整潔的老工人。然而我喜歡它，因為母親與我住在裡面，即便她不在，我只要一踏進屋內，就會聞到她的味道。牆上的畫與掛毯都是我們兩人的傑作，壁爐台上擺的是我倆的合照。

電視旁的牆壁上掛著一張海報，那是我七歲時在聖亞菲歐盛宴上完成的，上面寫著「約瑟芬與克莉絲汀娜之家」。它的四周有些破舊，我知道，不等我們取下，它就會先行掉下來。

媽媽在小廚房裡摸東摸西的。

「我猜你什麼都不會煮吧？」她問，望進烤箱裡面。

「媽——」我哭喪著說。「難道你沒有注意到我在讀書嗎？」

她打開一個上櫥櫃，而我閉上眼睛，知道我塞在裡面的鍋子與水壺會全掉出來。

「我只是要問，你是否準備好下午要煮的東西。即便是已解凍的東西，」她不耐煩地說，把掉下來的東西整齊放回去。

「有啦，有啦。」